

劉智鵬嘆符號化排外損本土 盼順應時代不死板

多元自由不可遺 風俗習慣終更替



探索本土系列

潮流興本土，香港本土的真義，卻遠超一時三刻的潮流所能包涵。有人興之所至抽取當下生活細節，以本土口號或符號將之美化，遇有不同意見者即肆意排斥攻擊；有人自我中心無限擴大，想以本土之名將香港從歷史地理、政經文化的淵源中割離甚至對立。

對於致力牽頭為香港歷史寫書，希望全面記錄香港地、人、事的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來說，本土固然與衣食住行等香港生活文化息息相關，但當中所呈現的「多元」及「自由」，才是至關重要的核心價值，期望港人重新思量它們的可貴，別讓本港共融美德消逝。

■記者 姜嘉軒

身兼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的劉智鵬，是少數專門研究香港歷史的學者，他並積極參與多項保護本土文化工作，包括擔任《香港通志》編輯部主編，與多名專家一同藉學者修志方式，記錄香港地理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人物、典籍、重大事件等，該地方志希望能通貫古今，成為地方上的百科全書，有助港人了解自己的社會，增強社會的凝聚力。此外，劉智鵬亦擔任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，為保護及活化本土歷史建築出力，貢獻良多。

維護本土近年成為香港的熱門議題，然而到底本土含義為何，又該如何維護，卻見眾說紛紜。劉智鵬認為，第一步必先了解本土本質，認識當中包含什麼，下一步方可討論該如何保護。「本土最基本的定義是個別地方或國家，生活範圍之中的事物」，從香港層面上看，他指港人的生活方式、價值取向、風俗習慣、住民構成以至鄉籍背景等，都可列入本土範圍之中。

菠蘿油當年非本土平民飲食

劉智鵬指，大部分本土生活文化都會隨社會改變，例如「雲吞麵」這類傳統飲食，當然能算進本土，然而每個人對「雲吞麵」認識及重視程度不一，較難以此作統一標誌，「又如近年人們談論本土平民飲食文化時，常會提起菠蘿油，但據我小時候經歷而言，多片厚牛油、的菠蘿油遠比菠蘿包貴，過年過節才有機會吃到，並非尋常食物。」

另一方面，一些生活習慣也會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在變，「傳統家庭過農曆新年，事前最少要一個月準備，大掃除、添置應節食品及新衣服；今時今日過年的禮節經過不斷簡化，可能只吃頓團年飯就算過節，較新潮的家庭甚至只將農曆新年看成度假，舉家旅行度過。」甚或連華人最重視的紅白二事，近年其實都已大幅簡化，反映它們具高流動性，情況每天都可能



談及「本土」，劉智鵬認為第一步必先了解其本質，下一步方可討論該如何保護。

在變，不好定義。話雖如此，劉智鵬認為，本土其實亦包含港人在精神層面上一些核心價值，不容易隨時代改變，「香港人一直都是接受不同文化、種族、背景的人一起生活，大家可自由選擇食雲吞麵還是拉麵。『多元』、『自由』這些抽象的理想價值，一直是本土可貴之處。」遺憾的是，近年個別人士棄本逐末，對「本土」的追求流於一些表面的符號，真正應該捍衛的「多元、自由」卻彷彿日漸消逝。劉智鵬尤其感嘆社會近年忘記了「多元」的可貴，容不下相左意見，甚至使「本土」二字常與衝擊掛鉤，憂慮本港共融美德將會消逝。

港非孤島 勿單憑地理定本土

對於有意見聲稱是從本土出發卻偷換概念引申至「港獨」等思維，劉智鵬慨嘆指，這類想法既不理性且不切實際，可能是源於對香港、內地及周邊國家關係欠認識，「情況猶如小朋友嚷着要這要那，卻不了解父母搵食艱難。」另就有人以本土之名排斥內地文化，劉智鵬則形容有關說法「離奇地膚淺」，「香港不是個孤島，長年歷史至今的變化，一直跟世界息息相關，不可能單憑地理位置界定本土。」

劉智鵬笑言研究歷史最有趣味的地方，在於愈去認識，愈會發現「人類總是犯着同樣的錯」。個別行為總會引發既定結果，屢試不爽。



中環舊立法會大樓已修復成終審法院。



新界成研究宗族社會福地

傳承至今 隨着香港社會不斷進步，城市化逐漸將一些傳統特色湮沒，惟獨新界農村至今仍保留着不少中國傳統特質，是研究「本土文化」中不得不提的部分。劉智鵬解釋指，香港新界農村的宗法制度，從11世紀南宋時期至今一直保存下來，「其宗族社會從未間斷，即使戰後仍能保持中國傳統社會面貌，新界的族群歷史動輒過百年，祠堂傳承超過廿代歷史，保存完整。」對比之下內地一度與西方隔絕，而且經歷文革時期，造成不少歷史散失；台灣經歷日治時期後，社會面貌亦經過不少變異，使香港新界成為東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的福地。

至於從社會層面上看，新界人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與香港及九龍居住的城市人隔絕，被視之為「鄉下人」，其後新界於上世紀60年代正式開發，新市鎮及道路交通建設促進了雙方交流，情況始有改善。然而過程中個別群體多多少少還是失去了原來特質，例如當年部分新界人為了融入社區，放棄了自己一套方言及生活習慣，劉智鵬認為這非常可惜。

「追上時代不代表放棄已有東西」

同樣情況在香港不斷發生，現在很多家長為了孩子學好英文，從小只跟子女用英文溝通，送到國際學校讀書，只求學得一口「純正英語」；另一方面，社會近年亦有出現「普教中」爭議，兩者情況各異，但都被視為對港人以粵語作為母語的威脅。借歷史看今天，劉智鵬認為對待兩文三語，絕不應以落後的「取代」思維視之，「追上時代不代表要放棄已有的東西，語言如同技能多學無壞，粵、普、英並存又有何問題？」其實各種語言在社會百花齊放，奉行各自信仰、生活方式，互相尊重彼此不同身份，這樣更能促使共融。

他又笑謂，與其崇尚英、美「純正口音」，「港式英語」在他看來更加可貴，「正如我們不會為操流利廣東話感到了不起一樣，假如將英文當成母語學習，講得好是理所當然；相反帶港式口音正好證明這是我們經過一番努力學回來的第二語言，這才是「身份象徵」。」

■記者 姜嘉軒

家庭組成改變 多元共融漸逝

撥亂反正 近年部分年輕人主張排斥外來文化，有時更會引發衝突，「多元」社會日漸消失，劉智鵬認為家庭的組成有所改變是其中一個原因，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型公共屋邨，如同一條『打豎』建築的村落，家家戶戶相互認識，每個『師奶』手上都有數戶鄰居的鑰匙，幫忙鄰居看家；小朋友可隨意到樓上樓下『竊餐』，見識品嚐到各處家鄉菜式。即使鄰居之間操不同方言，有着不同背景都能融洽相處。」這讓當時的香港市民培養出多元共融的特質，但隨着社會不斷發展，大家庭發展成核心家庭，公共房屋特色不再，多元共融特質亦隨之消失。

此外，劉智鵬認為本港教育存在很大問題，本來香港日益走向國際，但年輕一代的眼光反而愈見狹窄。他舉例指，香港號稱國際大都會，人們在前途考量上至今仍然非常落伍，停留在「考唔到功名、讀唔到名校就死」的觀念上，「人類社會其實應該像動物世界，各種動物都有一套生存技能及價值，無分貴賤」，遺憾香港教育未有正確灌輸年輕人欣賞多元發展的可貴，

導致社會發展單一，很不健康。

劉智鵬指接觸過的年輕人都是斯文有禮，但畢竟大部分年輕一代「好食好住」，萬千寵愛在一身，成長路上沒有太多歷練，以致見識及經驗俱淺。他強調是社會環境改變所致，不可能強求年輕人讀完大學「咩都識晒」，但可從教育上着手調整，協助年輕人彌補不足，增長見識及培養正確價值觀。

若依傳統教法 中史多教無用

香港教育對中史的重視程度一直有限，近年開始有聲音要求將中史重新列作必修科目。劉智鵬認為中史該教，但應好好審視課程內容及教學手法。他強調歷史是記錄人類生活及社會狀況，每件歷史事件背後總有因果，立體地了解每個時代的地理環境、經濟狀況、文化及中外關係等不同細節才可讀得通透，「假如只是依循傳統中史的教學方法，離不開『荒淫無道』、『好大喜功』此等標籤性、概括性字眼，將歷史大幅簡化，多教也是無用。」因此絕非一句「恢復中史教育」就能解決問題。

■記者 姜嘉軒



香港舊郵政總局大樓於1976年清拆，現址為環球大廈。

「人類總是重複犯錯」

演義啟發 歷史研究一向予人沉悶感覺，劉智鵬指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的確沒有太多有趣事情，但他笑言自己一來天生八卦，二來少年時喜歡看《三國演義》，雖然它只是一部根據歷史改編而成的章回小說，卻能吸引他去研究正史，自此培養出他對研究歷史的興趣，「小說裡面我最喜歡趙雲，但歷史當中他不過是個尋常武將，倒是

諸葛亮才是個真正非凡的人。」至於在中國眾多的歷史朝代中，劉智鵬尤其喜歡宋朝，只因那個時候朝廷禮待文人，物質豐富，國祚長久，很有趣。假如要講研究歷史最有趣味的地方，劉智鵬認為愈去認識歷史，愈會發現「人類總是犯着同樣的錯」。個別行為總會引發既定結果，屢試不爽，「多讀歷史可讓人看清因果，知道人

類的行為模式，這可能是研讀歷史最精彩的部分。」劉智鵬笑言很多時候遇事都能「開口中」，有段時期學生更覺得他「料事如神」，原因不外乎「太陽底下無新事」，人類行為千古不變，早已清晰烙印在歷史之中。

劉智鵬作為保潔會主席，對本土歷史建築有着深厚感情，「香港建築之中，我最喜歡舊郵政總局大樓，現址為環球大廈。」他認為它具備港英時代建築的特色，非常美觀，可惜早已拆卸。至於現存的歷史建築，劉智鵬則選了同為港英時代興建的舊立法會大樓，同樣深具歷史意義。

■記者 姜嘉軒